

沙場二十年 (二)

楊森

割了盲腸兼程入湘

民國二十七年六月中旬，我部奉命退守潛山一帶，那裏是皖贛鄂三省的邊區，地形極為複雜。不久，大本營將我部調駐武漢。

一路撤退，我部秩序良好，人槍彈藥糧秣毫無損失，但是由於友軍撤退時槍械輜重略有損失，方使共產黨的那支不能見人的隊伍，由幾十支槍擴充到三四百支槍。不過，對於消滅日本鬼子，他們真正是一槍未放。

觀微知著，一葉落而天下秋，我覺得這種現象很值得注意，共產黨參加國軍陣營，他們不打仗，專門要糧要子彈檢槍支，這是什麼意思？後來在漢口時，我把我的看法報告軍政部長何應欽將軍，他也認為這個問題值得研究，要我隨時留心。

夏日炎炎，抵達武漢，說也奇怪，我每次到漢口，總要出點小紕漏。民國十四年是打獵差點出了人命，這一回剛剛到漢口，坐在汽車上忽然

腹痛如絞，無法忍耐，我從小自詡不怕疼，不哭，差不多的痛苦我都能忍得過去。但是這次我疼得兩腳發軟，下不了汽車，我就曉得問題嚴重。在車上，急急吩咐衛士去找軍醫。醫官來了，診斷的結果：是急性盲腸炎。

加速趕到協和醫院，醫院裏早已住滿被敵機炸傷的人，血肉狼藉，處處呻吟。無可奈何，院方請一位厨子騰出他的房間，借給我住，立刻給我開刀，盲腸割了，肚子馬上不疼。但是醫生說還要靜養等候拆線。

靜養了一星期，馬當要塞都失守了，我的部隊已經奉命扼守湖南江西界瓠的瀏陽，正當湖南省會長沙的東面。馬當失陷得這麼快，以抗戰初期日軍慣於採取的迂迴戰術，他們可能穿過江西北部，直插西南門戶的樞紐——長沙。

我自知自己的職責是何等的重大，長沙一失，西南屏障就被突破，敵人根本用不着攻打武漢，南下衡陽入桂攻黔，西據常德穿過湘鄂黔邊境直搗重慶，那時候我國才真是戰也屈，不戰亦屈

了。

一星期後，才拆線，上峯探問病情的電報一再飛來。顯然已經很着急，希望我早占勿藥，早日出院，趕到長沙瀏陽去指揮我的部隊。

大丈夫寧可馬革裹屍，豈甘為一豎所困？管他醫生如何嚴格規定，我非再休息若干時日不可，掀開白被單，我一躍而起，吩咐副官備車，我立刻出發，以最快速度趕到長沙。

到了長沙，才曉得大本營指定我的司令部設長沙，部隊則列陣於平江瀏陽一線，當時張治中方始接任湖南省主席不久，我和他聯絡過了，匆匆駛向瀏陽，因為我急於要和我的部隊會齊。

長沙氣氛緊張萬分，瀏平前線反到草木不驚，這個現象使我頗為詫異。原來那時敵軍忽然改變新的戰略，以海陸空立體攻勢溯長江進薄武漢。十月下旬，武漢三鎮終於棄守，日軍這才下岳陽，進逼新牆河，等於兵臨長沙城下。

於是長沙風聲鶴唳，一夕數驚。大本營在抗戰時期，將軍事重心置於長沙，

，可以說是洞燭機先，最高明不過的戰略。因此在武漢易手那一段時期，領袖運籌帷幄，早作決策，不惜放棄許多重要的據點，而自江西、福建、廣東、廣西，撤調最精銳的部隊，佈防於長沙附近。這一點顯而易見，表示最高統帥堅守長沙，寸土必爭的決心。而所謂空間換取時間的戰略，已經面臨「犧牲已到最後關頭」了。

偏備新任湖南省主席張治中張皇失措，在長沙陷於最緊張的階段，突然想起大本營早先的暗示：「焦土抗戰」，敵蹤未至，正當長沙四境大軍雲集之際，他却下令放火，把長沙圍區夷為一片平地，照他的說法是：「以免資敵」。

這一把火燒得真慘，長沙全市幾乎化為灰燼，會集大軍回救無方，只好望火嗟嘆。事後領袖赫然震怒，長沙警備司令鄧輝和警察局長文重手被槍斃，張治中則立予革職。

攻通山積小勝為大勝

即使長沙燒光了，仗還是要打，集中在長沙附近的部隊越來越多。當我在瀏陽時，一部分部隊已經推進到江西的修水，武寧一帶。當我率部開抵武寧之初，有一天我在街頭散步，見到一位鞋匠在為軍人修補皮鞋，我問他：

「武寧有什麼名勝古迹？」

「什麼名勝古迹也沒有，」他一攤手說：「武寧人就曉得賭錢。」

我笑了，問他：

「你賭不賭？」

「武寧人人都賭，」他坦然的說：「就連我

們江西的偉人李協和（烈鈞），他也很喜歡參加呢。」

我聞言哈哈大笑，江西老表，到也有他們樣實可愛的地方。

進駐武寧又被調回平江，時值民國二十八年夏天，中央發表我為二十七集團軍總司令，曾經追擊共軍，迫其作二萬五千里流竄的薛伯陵先生，出任第九戰區司令長官兼湖南省政府主席。軍事長官何以要兼長民政？那是因為某次高級軍事會議席上有人以古衡今，他說曾國藩當年能够平定太平天國之亂，就由於他以統帥而兼民政，終於收到軍民合一，無往不利之效。

二十七集團軍總司令部設在平江，當時前方積極備戰，加速構築工事。後方則又調來四五個軍增援，從這時起，丁治磐一軍納入我的指揮系統。

打仗，最要緊的是爭取主動，尤其武漢失守以後，日本人氣餒高漲，倡呼皇軍無敵的狂妄口號。而我軍二期抗戰之始，節節敗退，士氣民心，都受到相當的影響。所以我在湘鄂贛邊境將防務部署好了，脚跟立定，總想找機會主動出擊，挫挫敵人的銳氣。並且，使我方的軍心有以振奮，增進抵禦強敵的信心。

二十八年四月十六日，我下令襲擊通山、咸寧、汀泗橋一帶的敵軍。通山是鄂南重鎮，咸寧和汀泗橋都是黃塘湖畔，粵漢鐵路線上。敵軍在這一線，構築有堅強的工事，始終是他們南侵的重要據點。我的戰略，除了扭轉頹勢，殺敵效果尤想在通山到江西修水以北的三都鎮之間，佔領

若干據點，從此退可以守，進可以攻。第三個目標，則為破壞通山至崇陽間的公路，削弱敵人的運輸力量，減少我軍正面的威脅。

但是，我軍正在部署攻勢，通山方面的敵人，已經向我軍第一九七師發動攻擊，先以一千多人，犯我陣地，經激戰後敵軍不支敗退。這一仗，敵人被我擊斃不少。有一支騎兵，連人帶馬被我們斬獲十四騎。他們退却後不久，又傾其全力來攻，砲聲喧天，還放毒氣。我軍奮勇應戰，逼使他們短兵相接，肉搏廝殺，以血肉為長城，把敵人打得四散潰逃。

由於這兩次小勝，我信心陡增，四月二十日，我抽調二十軍的二個團，編成一個支隊，二十二日由一三四師的向團，一九七師的萬旅，合力發動攻勢。敵人新敗，望風披靡。翌日，向團和十五師的文團，果然不負我望，一舉克服通山城，打死了一百多名日軍，傳來首次捷報。附近一應交通、通訊，被我破壞無遺。

湖北迤南，除了縱貫的粵漢鐵路，還有若干公路，素為重要的軍事通道。通山以東的南林橋，是咸寧到南林橋和陽新到崇陽兩條公路的交點，地位非常衝要。我軍既已克服通山，四月廿四日，一三四師向團挾獲勝餘威，進撲這個大市鎮，激戰竟夜，斃敵甚多。第九戰區司令長官薛岳知道了我軍在通山一帶的進展，大為興奮，他打電話給我，請我增調部隊，支援向團，並且再派一位得力的師長或旅長，親臨指揮。他希望我能

在三十日九點鐘以前，將南林橋予以克服。

好的，於是我加派四〇一團，由副師長劉席

涵負責指揮，劉席涵是我麾下的驍將之一。他帶了兩個團從二十六日打到二十九日深夜，南林橋依然屹立如故。時近拂曉，他焦急萬分，唯恐違犯我的軍令。因為，天一亮的時候，敵人砲火不但加倍熾烈，而且命中率益為準確，飛機和坦克車，尤將縱橫無阻。在白天，我們成功的希望更趨微弱。

楊幹才勇克南林橋

黎明前後，劉席涵在前線長吁短歎，徬徨無計，當初沒有料到，南林橋的工事會得這樣堅固；敵軍的兵力竟然如此雄厚。我所規定的限期一到，軍令如山，劉席涵就怕被我不法。他正在憂心如焚，藉地，一抬眼發現天降大霧，縈迴繚繞，那層層疊疊乳白色的大霧，已將南林橋全部覆蓋，僅僅露出幾處高屋的頂，和一些大樹長竹的尖端。

當時他真是喜出望外，大霧迷漫，使敵人的視線不清，這豈不是天助我軍？他與沖沖的立派向團長，親率胡、彭二營，乘這場大霧，悄悄逼近南林橋。然後齊聲吶喊，一湧而入。霧氣中，敵人不辨東南西北，被我軍斬殺無數，就這樣，南林橋此一重要據點，在我限定時刻以前，落入我軍掌握。

然而南林橋的戰略價值太高，我們誓在必得，敵人更不甘於輕易放棄。霧之晨奇襲成功的第二天，日將岩田，親率領了二千多人的大隊，全力反撲。我這邊，由於早已料準敵軍會有這着，我調遣我的姪孫楊幹才，統率他的一三四師

，星夜攆趕，馳援南林。果然，岩田的大隊一到，楊幹才的前兵亦至，雙方一陣惡戰，楊幹才的迎頭痛擊，打得岩田落荒而走。

從此，開始了整整一個月的拉鋸戰，五月三日，楊幹才掃蕩南林橋外圍，親率第四百團、第四十二團，襲擊黃花尖、銅盆嶺的敵軍自正午十二時打到第二天上午九點，硬把這兩處的敵軍擊潰。八日，威寧方面的敵人傾巢來犯，想要奪回南林橋去。幹才肉搏殺敵，斬首數百級，他部下的向團長，趁勝夾擊連斬日軍三百人。這一仗，因為幹才衝鋒極猛，不給敵人立足的機會，使日軍的飛機大砲、毒氣坦克，一概失却其作用。因而成了雙方血肉相拼的硬戰。我那些勤于運動，練過武功的官兵，於是大顯身手，殺敵盈千，而我部的傷亡，却僥倖只有兩百人左右。

日本人吃了這次大虧，眼睛都氣紅了。第二天，他們再接再厲，以四輛坦克打前鋒，一百多名騎兵狂飈般的衝來。後面還有兩營步兵，攻擊目標是幹才的側翼，幹才沉着應戰，又將強敵擊退。接下來，自五月十二日，至廿三日楊幹才奮戰不屈連敗敵軍七陣。於是報章騰載，捷報紛飛如雪，武漢乘守以後，至此，舉國士氣民心，大為振奮。

但是，血肉之軀，畢竟不是鋼鐵鑄成，楊幹才自從馳赴前線，浴血苦戰，無時或休，前後歷時已逾二十多天，他每役躬與目不交睫，身心疲憊，幾乎無法支持。再加上殺敵八百自損三千。敵軍是用輪番戰術從四面八方來攻，而幹才則孤軍奮鬪，等於圍在核心換打。他所帶的一三四師

傷亡相當的衆多。種種無可奈何，我只好三令五申，要他暫時退却，以便整補，因此他才逐次的退到夏舖、新豐一帶。

楊幹才真不愧為我家勇將，他遵從我的命令，讓出南林橋，纔祇一天，休息過了，不及整補。五月二十三日，他立即回師反攻，從拂曉時分打到午後四時，竟將大來山、長嶺、羅成、羊角岩、芭蕉嶺等外圍據點，全部攻克。同時他更以三百餘人的傷亡，換取了日本人五百多具遺屍。

又二日，他約同一九七師丁柄權師長，分兵兩路，前後夾擊南林橋。廿九日敵人矢志拔除這個人腹之患，大舉進犯白沙橋，企圖切斷幹才的後路。幹才却能制敵機先，分兵堵擊，他還玩了一手計策，勘定日軍必將入據的大屋雷家，預先埋下一些地雷。當夜敵軍一個運輸隊果然進入雷家住宿，地雷爆發，轟毀了好幾車的輜重，又炸死敵軍三十多人。

岡村寧次大舉來犯

五月卅日，幹才神威大發，再度克服南林橋，自此，日軍聞楊幹才之名傷膽，國人都知道我這有這麼一位英勇善戰的好姪孫。楊幹才開始在無數國軍將領中，嶄露頭角，一舉成名天下知。湖南有一家報紙，除了逐日連載「楊家將」的長篇報導外，其後並出有單行本。因為二十軍裏，我家子姪孫輩極多，他們都有其可歌可泣的事跡，足資流傳。

楊幹才苦戰一月，迭次告捷，除了殲敵數千，讓國人對於我軍戰力恢復信心，攻克了鄂南嬰

津南林橋，使敵軍運輸系統、戰略部署為之紊亂之外，他還有更大的一項功勞，厥為迫使第一次敵軍進犯長沙，因而展緩了將及半年之久，於是我方得以從容佈署，自此接連下來有了三次長沙大捷，初步奠定抗戰勝利的基礎。

第一次長沙會戰，始於民國二十八年九月下旬，日敵集結進攻的兵力，計有第三、第六、第十三、第三十三師團，共達十萬人之眾。敵方的主要將帥包括後來當到駐華派遣軍總司令的岡村寧次大將，以及日本名將西尾壽造，板垣征四郎等人。我方應戰者，厥為第九戰區司令長官薛岳、參謀長吳奇偉，與集團軍總司令關麟徵、盧漢和我楊森。我方的兵力超過敵人，而敵方的裝備與火力，却數倍於我。

當時我統率第二十七集團軍，部下有二十軍，和挺進軍七十三軍彭位仁等部。我所在的位置，是湘鄂贛邊境。總司令部設在平江縣城附近。當時我們所面臨的情況，敵軍正沿粵漢鐵路南進，我方雖已將鐵路破壞無餘，但是敵軍逼損即修，兼程急進，終於到達了屈原自沉的汨羅江畔。

這時候，基於我在上海，在安慶等地的作戰經驗，以及耳聞目覩，調查研究種種，我趕到長沙去和薛長官商量，我說：敵人的武器優良，機關槍特多，步兵砲可以擺在火線發射，靈便異常，火力實不可輕侮。而且敵人進攻的方式，每每以強大壓力，先以幾架腹底裝銅板，不虞我輕武器擊落的戰鬥機轟炸掃射最前線，繼之以大砲猛轟，然後再用步兵逼進我散兵線，用密集火力破壞

我們的工事，應付敵人的這種打法，實在是我軍未免太吃虧了。

接着我與薛長官研討，是否可以採行誘敵深入，機動作戰的截斷敵後加以圍攻的辦法？薛長官考慮了很久，終於表示首肯。

因此，第一次長沙大會戰，敵軍分兵六路，以雷霆萬鈞之勢，企圖一舉攻克長沙古城，然而我軍却不動聲色，敵進我退將主力移向東南側，反抄敵軍後方，佈下了袋形陣地，最後則逐段擊破，加以反包圍，叫他們首尾不能兼顧，心慌意亂，狼狽北逃。這一仗，就是名聞中外，人所皆知的長沙第一次大捷。

長沙第一次大捷的經過，當二十八年九月二十二日，駐在湖北通城的敵軍三十三師團，為了策應進犯長沙之敵，先派遣一千餘人，南下沙堆攻斗米山。同時又遣出兩千餘主力，進攻官塘坳，擊退我軍一四〇師，佔領麥市、鯉港。

當時，我一方面奉命派二十軍楊幹才師自南林橋北上，主動攻擊集結在南咸公路上的敵軍，另一個二三四師則被派往控制大源橋一帶。撥歸我指揮的第七十三軍，其中第十五師汪之斌部，又被抽調給盧漢的第一集團軍，剩下一師人，要扼守湘鄂贛三省邊界的漫長防線。

長沙第一次大捷紀詳

自通城南下的敵軍主力佔了麥市、鯉港等於直叩我的大門，幸虧二三四師分遣一部，拼死抵住了敵軍的凌厲攻勢。但是，由於我這一線漏洞太多，受阻的敵軍迂迴到我後面，一直進窺到桃

樹港以東，廿四日佔領桃樹港，轉向西犯。與此同時，早在九月十九日，我最後剩下的七十三軍一個師，也被抽調到第十五集團軍關麟徵部作戰。當其時，我只存有一個空頭總司令部。

然而我却能大難不死，已入無人之境的敵軍，居然在蓋又嶺和一四〇師狹路相逢，我看看情形不對，我的部隊東分西散，實在調得太遠，東路一失，豈祇我楊某遭殃，長沙也將兵臨城下。於是我十萬火急，從湖北南林港急調楊漢城星夜回師救援，這邊二四〇師力戰不屈，無疑救了我的老命。可是二十六日，頑敵突破我包家嶺陣地；我聞訊大驚失色，心想這下完了。

結果還是我命不該絕，侄兒漢城得了我的電令，通知全師官兵，說我正無兵無勇，身陷重圍。於是二十軍的子弟兵拼命往回奔跑，以打衝鋒的速度由南林橋趕到，碰上了日本鬼子，漢城一師殺出殺進，冒死收復包家嶺。就在這一天晚上，薛長官派七十九軍主力協助我夾擊自桃樹港南竄之敵，——留一部兵力在九嶺警戒，確保幕阜山遊擊根據地。直到這時，我才算是鬆了一口氣。

敵軍彷彿對我勢在必得，第二天，九月廿七日，包家嶺當面的敵人，增加到五千餘名，屢次強撲，都經我家漢城一師，以最旺盛的戰志，死拒力却。敵人攻不下包家嶺，又分兵一千餘人，向西南方分股進襲，漢城於是只好分兵堵擊。二十八日，漢城不讓他姪兒幹才專美於前，揮師猛攻，就靠二三四師不足一個師的力量，強行克服桃樹嶺。不但解了我的圍，而且切斷了敵軍的後

路，第一次長沙會戰，局面豁然開朗。

從此以後，又該我們楊家軍大獻身手了，三十日，桃樹嶺之敵回不了通城，被迫南竄朱溪廠，被我和漢城，兩路夾攻，幾乎全軍覆沒。另一股敵軍一千餘人竄到獻鐘一帶，侄孫幹才當即予以迎頭痛擊。終於，由我帶領一侄一孫，將長沙會戰東路來攻的殘敵全部肅清。日本最強勁的十三師團宣告完蛋。

與此同時，各路友軍紛紛予敵重創，十月一日，十萬敵軍開始全面退却，十月六日，我率我部主力及第八軍趙錫田師，克復贛西重鎮修水縣。十月十日，我們為歡度國慶的全國同胞，獻上一份最隆重的禮物，——新牆河以南的敵軍殲滅殆盡，敵軍死傷數萬，長沙古城屹立無恙。

是為長沙第一次大捷。

大捷過後，我們檢討當時情況，我麾下各部紛紛調離以後，東路大門敞開。敵軍第三十三師團才會順利南下，平江得而復失，我個人的生死榮辱可以在所不計，然而最危險的是差一點兒讓敵軍東路得手，又一次使他們的迂迴戰術奏效。

情況最危急的時候，我前有大敵，多虧侄孫幹才為我擋着，然而我這總司令後防露出的缺口，竟自渣津、南樓嶺、麥市以迄大沙坪。這一個缺口即使用直線來量，兩端相距也有六十公里，跑起路來整整一天都不夠。在大兵團作戰時，居然會出現這種怪現象，實在是令人不可思議。

漢城，幹才，是吾家之千里駒，他們在這麼大的一場戰役中，從容鎮定，肆應裕如，尤其迭經劇變都能够完成使命，而不壞根本。我心裏獲

得的安慰，確非筆墨可以言宣。因為我從這一次大戰裏發現我一手造就的漢城與幹才，早已有了方面大將的才幹。

二十軍袍澤日夜兼程，捨命救我，尤其三四師克包家嶺，死拒頑敵五千餘眾。其後一舉獨克桃樹嶺，保全了他們的主帥，也使會戰大局轉危為安，軫念那許多死難將士，確曾令我感激涕

涕。捷報傳出，使我軍節節敗退的戰局頓然改觀，驕橫不可一世的皇軍士氣大挫，而侵略者的參謀本部更急於研究斯役勝敗關鍵，延緩了進軍的速度，而長沙第一次大捷最重大的收穫，厥在全國人心鼓舞，否定了日軍不敗的悲觀論調。抗戰前途，重新顯露最後勝利的曙光。

副長官訓練保甲長

由於我在長沙第一次大捷策劃有功，也曾苦戰，大本營提升我為第九戰區副司令長官，薛長官派我率丁治磐部固守新牆河第一線，隨時準備敵人叩關。

敵人在第一次長沙會戰中，損失慘重，而且自北而南，戰線拉長，兵力分散，攻勢頓停，前後有兩年之久，不敢再攻長沙。我所指揮的部隊，却擴充到十七個單位。我除了經常到各級部隊巡視，尤其致力於民衆組訓工作，因為第一次長沙大捷，我曾得到當地民衆很大的幫忙。

抗戰一起，老百姓對於日本人深惡痛絕，同仇敵愾。因此軍民一條心，共同抵抗敵人，合作非常徹底。後方各重要地點，都有抗敵後援會的

組織。前方民衆，也能自動自發的支援部隊，一次會戰，我利用了一手在安慶看到的共產黨辦法加以改良，收到很大的效果，那就是當敵軍進攻的時候，將部隊化整為零裝扮為老百姓，瞞過他們。等他們一通過，立刻化零為整，出其不意的自後加以襲擊。這一條計不管大用小用，都有相當的斬獲，同時還把敵人搞得防不勝防，疲於奔命，等於是在敵軍的後防設下埋伏。

組訓民衆，我早有幾年的經驗，我知道這項工作最重要的是幹部養成。於是我辦一所保甲長訓練班，規定平江，瀏陽兩縣大小鄉鎮，每處選派男女中學生各一名，參加受訓，每期三百人三個月訓練期滿，分發回鄉擔任保甲長。

第一期的準保甲長畢了業，我派他們先到原鄉鎮實習，想不到他們竟會碰了釘子回來。原來平瀏兩縣鄉鎮界限不清，保甲編得也不完善，實習保甲長回了鄉，竟會找不到前任辦交代。問鄉鎮長，鄉鎮長推說不曉得。請示縣長、縣長也說是無法可查。縣長查不出底案是實情，鄉鎮長就未免有點推諉，——因為保甲長在地方上幾已成了世襲制，父傳子，子傳孫，傳到本人手上不願意擔任，還可以私相授受，移交給親戚朋友。遇到利用職權可能得到好處，他們自會挺身而出。否則的話，他們乾脆不承認。

學生們紛紛向我報告，我認為這件事情很嚴重，立即召集縣長開會，會中我指出滿清政治的腐敗，正是因為中央命令層層轉折，各級政府又不健全，專以應付上級為能事，於是政令不能貫徹，高級官員不肯深入民間，又給地方機關朦混

舞弊的機會，所以上下隔膜，步驟混亂，弄得一團糟！如今國民政府成立，而且還在抗戰時期，就決不容許這種現象繼續存在。我舉個例子給他們聽：我說現在中央和地方政府的關係，就像是一把傘，傘頂是一塊縫合的綢布，完整美觀，無懈可擊，那是由於十幾根鐵架在支撐着它，而那十幾根鐵架就等於中央政府各部會。但是一到地方政府，便成了連接傘把的那根細棍子，光溜溜的，一無所有。這種上重下輕的現象，將會使我們的政令推行發生極大的困難。最後我說：沒有老百姓的政府，正如沒有部隊的司令官一樣，他能辦得成什麼事情呢？因此我希望他們協同努力，務必先把地方基層組織搞好。

檢討結果，大家一致認為必須糾正這種不合理的現象，由各縣政府領導我們訓練班的學生，積極進行各地鄉鎮保甲的重行編組。那些熱誠可愛的青年們，他們犧牲學業，不計報酬，拿了我們重新編繪的行政區域圖，一個個的下鄉去重編保甲。他們進行這項工作，其間真不知道遭遇了多少困難，老百姓對於地方組織的重要性並不了解，又有許多過去的鄉鎮保甲長掣肘，縣長下令，也是沒有用。學生們逐保逐甲的去點名，往往有許多人不採取不合作態度，藉故不到，橫生枝節。

權充醫生救了條小命

我為全盤改變他們的觀念，徹底完成組訓工作。除了一再鼓勵那些學生，要他們以大無畏的精神克服困難，達成任務，另一方面，我更想盡

了方法來幫助他們。當時湖北瘧疾流行，我便不惜採辦大批的奎寧丸，叫學生們拿去普遍發給各地的老百姓，有病治病，無病備用。奎寧丸是人人都歡迎的恩物，於是學生一到，大家都跑出來了。先點名，後發藥，一處一處的把保甲編好。

找到了開門的鑰匙，以後的工作自然就容易進行，兩年之間，平江瀏陽兩縣的民衆全部編組完成，經過訓練而且全面的動員起來。無論戰時平時，都可以發生很大的力量，我很高興，特地將組訓民衆成果一一呈報薛司令長官。

從前我讀歷史，讀到秦始皇治馳道，他把天子所行的馳道全部修成直的，我覺得他這個辦法很對，又詩經小雅大東篇中所謂「周道如砥，其直如矢。」由此可見周朝的道路修築，也是以平與直為原則。直路好走，盤曲難行。秦始皇修的馳道如果不直，他的馬車跑得不快，在博浪沙的時候，張良僱的那位力士刺客，恐怕早就一錘把他擊死，而不會誤中副車了。

有一次我從平江騎馬到長沙開會，路程只有短短的十多里，但是道路曲曲折折，非常之難走，走這一程路，即使騎馬都要四十多分鐘。我認為這樣很浪費時間，派工兵修一條直路到長沙，再一算，來回一趟就只要二十分鐘。這件事使我聯想到秦始皇的治馳道，下定決心，把平江的道路徑全部加以改善，於是我發動軍民，大家齊同努力，全縣道路都改成直的了，路面寬一公尺，從此不但行旅稱便，而且在後來作戰時也起了莫大的作用。

我生平無論到什麼地方，都喜歡和老百姓多

接觸。因為和他們交往，可以獲得誠懇真摯的感情，使我起一種與大自然接近的純潔清新感覺。因此，凡是我部所管轄或駐防的地方，老百姓和我都很熟悉。有一次我從平江去長沙，路上經過一戶人家，他們有一個小孩子病得很凶，幾乎就要死了，老百姓看見我策馬經過，大聲的向我求助。我下馬進屋去看，但見小孩子喘息很急，正發着高燒。我的醫藥常識有限，隨行醫官又先走了，心想把他抱到長沙去住醫院，只怕搶救不及。那一家人把我像救命之菩薩一般看待，我總不能見死不救吧。迫不得已，我只好硬起頭皮冒充行家，叫他們用熱毛巾敷在病孩的胸部，又從皮包裏取出幾粒消炎片，教他們如何服用？

那一次因為處理公務，在長沙住了兩天，兩天裏面時刻想到那個病重垂危的孩子，心裏一直都在惴惴不安。唯恐我那一時權宜救急辦法不生效，又怕自己硬充假郎中用錯了藥。萬一那孩子因而不治而死，我心裏將會多麼的難過。

兩天後公畢又回平江，過那戶人家時心情十分的緊張。驟馬門前，小孩子的父母，聽地歡聲高叫奔了出來，口口聲聲的在向我道謝：

「總司令，總司令，你的醫道真高明啊！把我們那個簡直沒有救的孩子醫好啦！」

這一陣歡喜，真是語言筆墨所無法形容，我被他們拉下馬來，邀進屋裏去坐。那孩子果然全部康復了，已經能够下地行走，他父母叫他來跟我磕頭道謝，謝我的救命之恩。我一把拉起了他，心中在想，倒是你的病好了，解決了我的一樁心事。

賣涼粉的借筆本錢

另外一次，是在由長沙回平江的路上，因為天氣太熱，一路走得累乏，我決定在路口搭那個地方過夜。叫衛士架起行軍床，我就在街口平地上露宿。

天還沒亮，轟隆轟隆的推磨子聲音把我吵醒，我起床尋着那聲音覓去，看見一個中年婦人，趁着熹微的曙光，在門前很吃力的推動笨重的石磨。我好奇問她：

「大清早晨，你在磨什麼呀？」

「涼粉嘛，」她望我一眼回答：「天一亮就要挑出去賣啦！」

閑來無事，我便和她聊起了天來：

「妳家裏有幾個人呀？」

她伸手抹汗，再往身邊一指：

「喏，就是這個伢子，他爹爹給日本鬼子的飛機炸死了。」

我朝下一望，果然還有一個七八歲的男孩子，正在使勁的幫她母親推磨。

「這個小孩子讀書沒有？妳們的生活怎麼過？」

「伢子到是在讀書，」她一臉苦笑地回答：

「但是我一個人推不動這麼大的磨子，只好叫他起黑早來幫忙。生活？唉！還不是勉強對付過日子就是了。」

我鼓勵她：

「說把生意擴大一點，錢賺多些。妳就可以雇一個人來幫忙了。」

「生意做大？」她直搖着頭說：「那來的本錢啊！」

靈機一動，我告訴她說：

「我倒只是想借點本錢給你，不曉得妳肯不肯要？」

要的一聲，兩母子停止推磨了。她困惑不已的呆望了我半響，然後才問：

「官長，你是在開頑笑？」

「我說的是真話。」我當即表明身份：「我不會跟妳開頑笑，我是楊森。」

「楊——總司令？」她驚訝的嚷起。看我點了頭，她扭着雙手，滿口的恭維和感激。

「你算算看，擴大生意需要多少錢？」

「有——」她扭扭不安的笑着：「有個一兩百塊錢也就儘够了。」深深的吸口氣，她又問：

「楊總司令，你要借錢給我，是不是要我寫張借據給你？」

掏出錢來遞給她的時候，我笑了，我很坦白的告訴她：

「老實說，我這兩百塊錢是準備送給妳的，我根本就沒有要妳還錢的打算。不過，妳如果一定要還我，那還是等妳賺到了錢以後再說吧。」

她千恩萬謝，收下了錢。好幾個月以後，我又路過路口，特意看了一眼她的房子，居然修造翻新了。她顯然已不再挑擔子叫賣涼粉，因為她已開了一家涼粉店。我一時高興，想再照顧她一筆生意，帶着我的隨從。進店。吃涼粉去。

沒有見到她，招呼我們的是一位和她面貌略似的女人，年紀稍微小一點。她聽別人喊我的職

銜，驚一驚，立刻跑過來問我：

「這位長官就是楊總司令？」

「是的。」

「啊，你是我姐姐的大恩人，」她興奮之至的說：「總司令你記不記得？若干個月前你路過這裏，曾經借了兩百塊錢給我姐姐？」

我當然記得，不過，我推托的說我早已忘記了這件事。

「我姐姐拿你的本錢擴充生意，賺了錢，帶着她的孩子到別處去了。如今她把這并店盤讓給我，臨走的時候她關照過我說，楊總司令再來的時候，一定要好好的招待他。還有，要還你那兩百塊錢。」

她急急的將前因後果交代明白，堅持不許我們走。因為她要遵照她姐姐的囑咐：「好好的招待他。」她跑到後院去殺雞，整治酒席，請我們吃飯。最後，她拿出兩百塊錢還給我。

我一再推辭，她却堅持非還不可，她說：

「借你的錢我們早已經發達了。你不許我們還，那豈不是要叫我們從此不發達嗎？」

我一笑，把錢收下。

一千元救下個姑娘來

共產黨所經之處，善良風俗必定敗壞無疑。像平江那麼一個小地方，就因為彭德懷曾經在那裏盤踞了兩三年，便把五千年文化歷史一概推翻

了。湖南人知書識禮，最重倫常道德。然而平江一隅之地，關於男女之間，說句不好聽的話：真是風氣惡劣，不可思議！什麼駭人聽聞的都做得出

來。譬如男女勾搭，居然可以隨意與之所至野合。丈夫需錢，便將老婆租押出去，舊新雙方，訂立租約，期滿原人贖回。還有，黃花閨女出嫁，要請別人破瓜。至於民女和駐軍間的桃色糾紛，更是層出不窮，恬然不以爲怪。

再則，華北若干地方，爲解決農村勞力問題因而盛行的「小丈夫」制，在平江居然也會出現。

民國二十九年的三八婦女節，我騎馬到平江縣城，應邀參加婦女節慶祝大會。途中經過一座木橋，看見有一個年富力壯的男人，手執竹鞭，狠狠鞭打一個十一二歲的小女孩，同時像吆趕牲口一樣的喝道：

「妳去不去？去不去！」

那女孩掩面哭泣，十分悲痛，她一記記的受了答擊，仍然倔強的不肯移步。

我實在是看不過了，跳下馬來，奪過那個男人手裏的竹鞭，拋到河裏。我憤懣不平的問他：

「你這是在做什麼？」

他打量了我一番，却仍理直氣壯的說：

「她是我的妹妹，早已嫁了人啦！可是她一到婆家就要逃跑，三番兩次的逃回來。她婆家直在向我們要人，這個臉，誰家丟得起，所以我父母叫我務必要把她押送回婆家去。」

我大爲詫異，忙問：

「妳妹妹纔這麼小，怎麼可以嫁人呢？」

「這是本地的風俗嘛，」他說：「我們平江，女孩子十一二歲就要過門了。」

我實在難以瞭解這種奇風異俗，便再問他：

「是不是婆家虐待她，所以她才一再的想要逃回娘家？」

「沒有那個事，她婆家對她滿好的嘛，」做哥哥的也這麼說：「是她自己離不開我娘，所以才會一次兩次的跑回來。嫁出門的閨女，賴在娘家不走，親戚朋友都要說閒話的呀。」

我和他在問答，小女孩仍然嚶嚶的哭泣。我看看不忍，於是便多繞些路，帶那兩兄妹回到他們自己家裏。然後，我約他母親和兩兄妹一齊到平江縣城，去參加婦女界舉行的慶祝大會。剛好大會主席請我說話，我望望那臺下母女兄妹三人。一開始便報告我今天在路上所遇到的事情，同

時我請她們大家注意這個問題。我說如果妳們認爲這種風俗是不好的，那就應該下定決心加以改良，而且我強調的說必須要從這種根本所在着手，才可以說是在做有意義有價值的婦女工作。

會場的反響相當熱烈，開完會，我跟那女孩子的母親談判，我願意出一千塊錢，幫助她的女兒繼續求學。我的條件是女孩子一定要過了二十歲，纔可以過門到男家。她母親答應了，我替女孩子改個名字叫謝平節，然後送她上學去。平節是紀念平江婦女節的意思。可惜我以後就沒有再見到過她，謝平節現在也是將近四十歲的中年婦人了吧，我由衷的祝福她一生幸福。

二百五十歲人瑞實記

楊森·李寰等著

現已出版 定價十八元

四川二百五十歲老人李青雲一生事跡，及其延年益壽之術，自在中外雜誌連續刊登後，引起海內外人士熱烈反應，密切注意，其中尤有深具學術價值之討論。頃應讀者要求，輯印成書，列爲中外文庫之第三種，業已出版。

定價拾捌元 郵購請將書款交郵政劃撥一四〇四四號立即寄書（郵票通用）